

法部士集

啞妻

劇中人

婁翁那卜德

亞當非姆

西門古林

約翰摩吉爾

撒爾芬多勞利

基爾斯卜斯克爾的

瞎子

嘉色林

審判官

律師

醫生

外科醫生兼剃頭匠

製藥師

婁翁那的書記

婁翁那的妻

啞妻

哀麗聲

婁宅女僕

葛朗蒂姑娘

第一幕

(布景) 巴黎城中審判官婁翁那家的一間大屋子。

左邊一扇大門靠道芬街的；開着可以望見新橋。右邊一門通廚房。戲臺後面一只梯子通樓房。

屋子內四壁上掛着幾個穿制服、戴假髮的法官相片。沿牆擺着幾個書櫃和幾個碗櫃。書櫃內滿裝着書本、報紙、法律文書之類，櫃頂上堆得更多。此外又有一個木架，左右兩梯，梯級很是平坦的，用此蓋為登書櫃頂上的。

一張寫字棹，旁邊幾把小椅子，幾把帶披套的椅子，還有一個紡績機。

照英國名優格朗維爾巴克爾 (Granville Barker) 扮演時的布景，

街道是在房子的前面，不像平常那樣在後面的。所以一般掃煙筒的賣蠟燭的那些人，常在臺前走過。

開了大門，進去是一條長弄，內有一門通廚房。與戲臺前面平行有一短梯，經過靠街的一扇雙層格子窗，一直通到樓上。這齣戲就在那屋裏演。

屋子外有個大露臺，一扇窗正對街開着。在外的人從這窗裏可以望見屋內的寫字棹、書櫃、樓梯等等。寫字棹的前面有一條可容二三個人的長檯。屋子後牆靠右手角上又有一扇門通那樓梯。

第一場

基爾斯，哀麗聲上來，以後亞當與婁翁那上來。

基爾斯坐在寫字棹前的一只小椅上；幕一開，他就回頭向聽衆極恭謹的行了一個禮，背着衆人重新又坐下了。

賣菜的人帶走帶賣的，鵝鳥菜！鵝鳥菜！好鳥食，賣好鳥食！

這時哀麗聲從外邊走來，兩臂各挽一只大籃。向聽衆行了禮。基爾斯一見她走來，趕快不聲不響的躲到大門邊去站着，所以哀麗聲沒有注意他。等到哀麗聲走進了門，他就乘她一個不備，從門邊跳了出來，伸手到她籃裏搶了一個酒瓶。

哀 聖馬利亞（譯者註賭咒語）當着這大衆，惡鬼似的闖到人家身上來，像什麼樣子呢？

基（又在那一只籃裏搶了一個酒瓶。）不許叫，你這小鵝。沒有人拔你的毛。你還不配呢。

（亞當進來，向聽衆行了禮。）

哀 你不快把判官的酒還來，你這壞蛋！（放下了籃，趕上去奪回一個瓶來，劈手

把那書記打了一個嘴巴，提起籃往廚房裏就跑。廚房裏的竈火在那半開半閉的門縫裏可以看見的。

亞 | (說話舉動在先稍有點禮。)這裏是那位審判民事刑事的婁翁那卜德先生的住所嗎？

基 | (把手裏的酒瓶藏在背後，向亞當鞠了一個躬。)是的，先生；是這裏，我是他的書記；基爾斯卜斯克爾的先生，有什麼事？

亞 | 那末，請你去通知一聲，說他的老同學，律師，亞當非姆先生有事來訪他。
基 | 他來了，先生。

(婁翁那從樓梯上下來。基爾斯往廚房裏去了。)

亞 | 婁翁那先生，今天好好極了，我能遇見你。

婁 | 亞當先生，早，我好久沒有見你，你一向怎麼樣？

亞| 很好，很好。我希望你也好罷？

婁| 很好，很好。亞先生，今天什麼好風把你吹來的？

（兩人同到屋子裏來。）

亞| 我特地從卡德爾來，有一件案子要請你幫忙，是一個孤兒、小女孩子……

婁| 亞先生，你還記得從前我們一同在烏倫大學當法政學生的時代嗎？

亞| 記得，記得的；那時候我們在一塊兒吹笛子，領了姑娘們上野地裏去遊玩從

早到晚的跳舞……我的老同學，我們現在先說；這一次我來是為一個孤兒的

案子要請你幫忙，這件案子祇有仰仗先生的大力了。

婁| 她的酬謝大不大？

亞| 她是一個孤兒……

婁| 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。不過，請問，她的酬謝大不大？

亞 我說給你聽，她是一個孤兒，她的財產都被她的保護人侵占去了，連一點東西也不留給她，只剩下一雙眼睛整天的哭。假使這場官司她要打贏了，她又可以有錢了，那時候，她一定會重重的酬謝你。

婁 （從亞當手裏接過那張狀子來。）回頭我們查查考。

亞 我很感謝的，我的老同學。

婁 我們且把事情查查考，不要怕，也不必特別求恩。

亞 那自然的……我問你：你近來事事都稱心嗎？看你好像很困苦似的。你這裏的位置好不好……審判的差使得意不得意？

婁 我費了好多錢才運動到這個好差——還算沒有受騙。

亞 你也許是一個人太冷靜了。你爲什麼不娶親呢？

婁 怎麼，怎麼？你還不知道嗎，亞先生，我才娶了親（兩人坐在書棹前的長檯上）。

就是上一個月裏，娶的是一位好鄉紳人家的姑娘，年紀很輕，長得也漂亮，名字叫嘉色林摩米基是撒侖奈審判廳長的第七個女兒。咳！可惜一層，她是個啞吧。你現在總能明白我的苦痛了。

亞 | 你的夫人是啞吧嗎？

婁 | 可不是？

亞 | 完全，完全啞的？

婁 | 啞得像一條魚一樣。

亞 | 怎麼起先你會一點不知道，直到娶過來才曉得呢？

婁 | 喔，我自然是知道的，不過當時我沒有把她像現在這樣看得重要。我只顧着戀她的美，貪她的財，因此，一點沒有想到別的，只計算這婚姻的好處，與她在一塊兒的快樂了。但是現在看來，這些都是小事，我只要她能講話，才可以真真算

得我知識上的樂趣，並且還是家庭裏實際上的利益呢。你想，一個審判官的家裏最得用的是什麼？要有一位漂亮的夫人，可以應酬那些訴訟的人接待他們使他們滿意，她要會用手段，使他們知道得送了相當的禮物才能把他們的事辦得——格外留心。那些人都要有人在旁聳動他們才肯送過禮來。一個婦人要是有一張巧嘴，能夠細心，可以從他們手裏得到好火腿、整疋的布、雞咧、酒咧，什麼沒有呢。但是這個可憐的啞吧，嘉色林什麼也得不着。我祇看見我的同事們家裏的廚房裏、酒窖裏、畜舍裏、貨房裏滿存着好東西，這都是謝他們的妻子送來的，在我想要叫鍋子裏水開都不容易。亞先生，你想因為我娶了一個啞吧，丟了多少東西。像我這樣的人實在不應該倒霉到這樣……尤其利害的，連我的精神、我的才智一起都喪失了。

亞 那也不至於。你倘使仔細想一想，雖說是像現在這種情形，多少也可以找出

點兒好處來的。並且還不小呢。

妻 | 不行，不行，亞先生，你還不知道呢。你倒設身處地的替我想一想——有時候我把我夫人摟在懷裏——正如同一個彫刻的美麗石像——一聲兒也不會響的——使我的心裏說不出那樣難過，那樣不痛快；有的時候我甚至於問我自己，我手裏抱的究竟是不是我們上帝的子女，還是只不過一個偶像，一個機器的玩意兒，一個妖精的模型？還有時候，一清早晨，我真要想從牀上跳下來快躲避這個妖怪才好。

亞 | 這樣的念頭！

妻 | 還有比這利害的呢！天天和我的啞吧住在一處，連我自己也變成啞吧了。有時候我自己也像她那樣做手勢。有一天我在公堂上判決一個罪犯，就是裝着啞吧用手勢來表示的。

亞 我明白了！不必再多說了！我能知道啞吧是不能和她談話的！你一個人講話，沒有人來答你，也是無味的。

婁 現在你總知道了罷，我爲什麼苦痛？

亞 我不願意反對你的話；我承認你的理由是很充足。但是啞吧也許有法子可以醫的。你夫人的耳朵聾不聾？

婁 我夫人的聽覺可是比你我的還靈些；無論多點兒小聲息她都能聽見，不要說別的，連地上的青草生長的聲音她都能聽見。

亞 這樣說起來，她的病不是沒有希望的。那些又聾又啞的人——他們連自己說的話都不能聽見，更不必說別人說話了——醫生尙且有法子使他們說話，如今你夫人能聽見，祇不能說話，這點小病請教醫生是不難的，也不過像小孩子玩兒那樣容易就給治好了。用的手術很簡單的，他們每天總要醫好個把不

會叫的小狗。這裏附近有一位名醫，在蒲息大院裏，離你家不遠的角兒上，天龍的招牌，名字叫西門古林，他是醫治巴黎啞吧女子出名的，像這樣有名望的醫生我這鄉下老尙且知道。你們住在城裏的反倒不知道嗎？他只要一轉手，就可以使你夫人的嘴裏說出好些話來，正如同你拔開一個水瓶上的塞子流出許多水來一樣。

婁 真的嗎，亞先生？你不要騙我呢。你說的話不會像在法庭上做律師說的話罷？

亞 我和你是朋友，難道還能騙你？我說的話，句句是真的。

婁 那末我立刻就派人去把那位名醫請來罷。

亞 隨你尊意罷……但是你先得要仔細計議計議，到底怎麼樣辦好。總要前後左右比較比較，你娶了這位啞吧夫人雖說有許多不利，其實也有幾層好處的。……老同學，我們再見罷。（兩人同到大門口。）請你不要忘記，我們兩人是好朋

友——那個呈子回頭請你讀一讀，倘使你能夠開誠布公的把這件案子理直了，使這小女孩子恢復了被牠保護人侵占去的財產，將來你一定有好處的。

婁 好了，亞先生請你下午再來罷；我一定可以判斷好了。

（兩人深深鞠了一躬。亞當非姆退出。）

第二場

婁翁那上來，以後是基爾斯，再後是嘉色林。

婁 （在門口叫人）基爾斯！基爾斯！……這混蛋，我叫他再也聽不見的；又上廚房裏打滾兒的和那女僕胡纏去了。真是個下流種子，壞東西。基爾斯！……基爾斯！叫你呢，你這下流東西，你這混賬東西……

基 先生，有什麼事？

婁 （提了他的耳朵）快給我上那位西門古林醫生那裏去。他住在蒲息大院，掛

的是天龍招牌，告訴他有個啞吧婦人要請他治，請他立刻就上我這裏來……

基 知道了，先生。（基爾斯向右邊跑去。）

婁 超近路走，不要又上新橋那邊去看變戲法兒了。我知道你這個懶鬼，走遍十個城也找不出像你這樣狡詐、會欺騙的第二個來。

（基爾斯回過來，慢慢的，到戲臺這邊來站住了。）

基 先生，你看錯我了……

婁 快去，把那位名醫請來。

基 （提起腳來就往左邊跑。）知道了，先生。

婁 （上去在棹子邊坐下了。棹上堆滿了裝文件的封套。）我今天除去亞先生託

的那個孤兒的案子之外，還有十四件案子要批的。真是不容易，做判官的要得人的信用，全靠判辭上用功夫，辭句要玲瓏、巧妙，還要雅緻，並且要有好思想。

來做陪襯。意思要寫的有趣寫的好玩。如果一個人不在判辭上用點功夫，那裏還有顯他才智的地方？

（賣水芹菜的從右到左的，帶走帶賣的）『上好的水芹菜，春天的新鮮菜！喫了又健又滋養！六個小錢買一把。六個小錢買一把。』賣水芹菜的剛走過了，又來了一個賣蠟燭的從左到右的走來，口裏叫着：『賣蠟燭！棉紗燈心的蠟燭！點了像星那樣亮咧！』賣蠟燭的走過了，嘉色林從那靠着樓梯的門裏出來；她向聽衆行了一個禮，就坐在窗座上刺繡。這時街上賣東西的聲音遠了，婁翁那放下他的公事，從棹子邊站起來，抬頭看看嘉色林，嘉色林走過來，他就過去與她親了一個嘴。她給她丈夫行了一個禮，又給他親一個嘴，很快樂的樣子注意聽她丈夫的話。）

婁

吾愛，早晨好……你幾時走下來的，我都沒有看見。你真如同小說裏邊所說

的仙人在空中飄過似的；又如同詩中所說夢裏的天神下凡來似的。（嘉色林聽了她丈夫這樣誇讚她，臉上顯出很得意的樣子。）吾愛，你真是自然的奇蹟，美術的勝利；種種的美點你都齊全了，就是不能說話。（嘉色林掉過身去，略爲有點難過的樣子。）你倘使連說話也能了，你快樂不快樂？（她轉過身來，臉上立刻現出很有趣味的樣子。）倘使你能把我在你眼睛內看見的那種巧妙思想從嘴唇邊說出來，你快樂不快樂？把你的才智用話表明出來，你快樂不快樂？（嘉色林手裏揚着手帕，快樂極了。）你願意不願意告訴你的丈夫，你怎麼樣愛他？你高興不高興稱你的丈夫爲我的寶貝，你的好人兒？我想你一定願意的：：（兩人立起來。嘉色林現出十分高興的樣子。）吾愛，我有件好消息報告你，於你有大益處的：：：一會兒有位大醫生上這裏來，使你能說話：：：（嘉色林現出很滿足的樣子，上來下去的舞蹈起來了。）他會揭開你的舌頭，一點不